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三回 樵夫詭計捉孟良 六使單騎收焦贊

卻說孟良去後，岳勝曰：「孟良賊之渠魁，今幸成擒，本官何以放去？」六郎曰：「吾與此人連鬥數口合，武藝不弱，心甚愛之；且今英雄難得，吾欲他心服，收為部將，非徒捉之而已。汝等試看，孟良不久又被我所擒也。」岳勝曰：「彼今此去，必再整眾來戰，本官用何計捉之？」六郎曰：「孟良勇力雖有，終是寡謀。離此佳山之南五里，皆峻岩峭壁，無路可行。汝引騎軍二千，於此埋伏。敵人若進其中，然後絕其回路，吾自有計較在也。」岳勝引兵去了。又喚過健軍五人，吩咐曰：「汝幾人先往山谷，裝作樵夫。待敵人間路之時，汝等便如此如此答應。」軍人各領計而行。六郎分遣已定。人報：孟良引眾於寨前索戰。六郎即披掛上馬，出寨高叫曰：「今汝用心交鋒，若再被擒，更無輕放之理。」孟良曰：「此來定報昨日之辱。」言罷，舞斧縱騎，直奔六郎。六郎舉槍迎之。二人戰上數合，六郎撥回馬，望山路而走。孟良怒曰：「汝復能以箭射我乎？」逕驟馬追之。六郎且戰且走，賺孟良趕至山谷，故作慌張之狀，頭盔墮落，因棄馬緣山逃奔。孟良性如火烈，亦下馬綽斧趕去。轉過山坳，不見了六郎。良驚曰：「又中其計矣。」連忙殺出。忽岩後一聲鼓響，岳勝伏兵將谷口緊緊把住。孟良見有伏兵，迤邐投西，入山谷，依小徑而走。見山嶺有四五個樵夫，良問曰：「此處還有路透得那裡？」樵夫道：「岩上卻有小路出得胡材潤。」良曰：「汝眾救得我，願以金珠相謝。」樵夫曰：「本欲相救，但恐將軍不從。」良曰：「只圖有生路，如何不從？」樵夫將麻絹一條垂下，曰：「將軍把此繩繫於腰間，我等齊力弔將上來，將軍便可以脫矣。」良心中自忖曰：「事急且相隨，權從其言，未為不可。」便雙手接過繩頭，攔腰繫緊。眾人並力扯至半岩，將繩纏縛大藤，不上不下，停而不動。良叫曰：「何故只在半空，不復弔上？」樵夫曰：「將軍少待，且待吾邀眾人來。」孟良聽罷，憂疑無定。

一伏時，六郎引岳勝等都到岩上，叫孟良曰：「此一番在天上捉汝，還不伏乎？」良曰：「汝詭計算我，非戰敗之罪。要殺便殺，決不心服。除非和你大戰一場，陣上擒得我時，方才心死，然後歸降。」六郎曰：「且放你去，必要地下捉汝，毋得再悔。」即令軍人，依前放下孟良去了。

六郎與岳勝等歸至寨中，商議曰：「孟良被吾連擒二次，彼今不敢再戰，必來劫寨。此回捉之，看他再有何辭？」岳勝曰：「本官奇謀妙計，非他人所能及，只恐其不來也。」六郎曰：「準定今夜至矣。」因令眾人於帳前掘下地坑，可深五六尺，上用浮木鋪定。著軍士遠遠埋伏，只留八九人藏於帳前，候敵人中計，即出擒之。眾人依令而行，整頓齊備。

是夕，六郎獨坐於帳中，秉燭觀書。將近二更左側，孟良果部軍士悄悄來到佳山寨。遣人緝探，回報寨中軍人各安歇去了。孟良喜曰：「今番報其仇矣。」逕到寨邊，著手下停止於外，自輕騎殺入帳中，見六郎隱几而臥，更無一人。孟良手提巨斧，乘力向前，喝聲：「六郎休走！」舉斧未落，忽一聲響處，孟良連人帶馬，陷入上坑中。帳前健軍一齊搶出，用搭鈞擒住。孟良帶來部下二千餘人，被軍士圍裹將來，不曾走得一個。眾人押過孟良，六郎謂之曰：「量君見識，不出我神機。放汝回去，在意招集人馬來戰。」圍令左右放之。孟良曰：「我雖為賊，頗知禮義，只緣頑性未除，蔽卻本來羞恥。將軍神人也，我安敢不伏哉？情願傾心以事本官，無他念也。」六郎大喜曰：「君若肯歸順於我，久後終得好名日矣。」

次日天明，孟良稟過六郎，回本寨召集劉超、張蓋、管泊、關鈞、王漢、孟得、林鐵槍、宋鐵棒、丘珍、丘謙、陳雄、謝勇、姚鐵旗、董鐵鼓、郎千、郎萬共一六員頭目，都來歸順。六郎於寨中擺設犒軍筵席，與岳勝等歡飲。

酒至半酣，孟良曰：「離此六里，有芭蕉山，地勢極惡。內聚強人，專一劫掠放火，官軍無奈他何。為首乃鴉州三元縣人氏，姓焦名贊，生得面如赤土，眼若銅鈴，四肢青筋突起，遍身肌肉，塊壘無數，使一柄渾鐵錘，萬夫莫近。若得此人來降順，尤為吾黨生色。」六郎聽罷，欣然起曰：「吾當親齎空頭官誥，招來為將。」孟良曰：「此人至頑，本官不可輕往，須部眾而去。」六郎曰：「吾以誠信待人，何以兵為哉？」是日酒散，已交三鼓。

次早，六郎令岳勝等守寨，自引騎軍三人，單馬來到芭蕉山。將近山隘，隘口坐著一人，形容古怪，似樵夫裝束。六郎問曰：「此處是芭蕉山否？」其人起身答曰：「汝是何人，單馬來此？」六郎曰：「小可姓楊，名延昭，楊令公第六子也，近授佳山寨巡檢。聞此處有焦贊，勇力無雙，我特來相招為將。」其人曰：「君要尋焦贊，吾素相識，君可隨我來，引汝見之。」六郎喜不自勝，即同其人進入山中，但見石壁巍峨，樹林叢雜。將近洞邊，其人曰：「汝且停待於此，我先人通報。」六郎允諾。其人進洞中，一伏時，走出數口嘍囉，將六郎捆縛了，捉入洞去。

六郎見上面坐著一人，正是方才引路者。那人笑曰：「我焦贊未嘗請汝，汝自來尋死，復有何詞？」六郎顏色不動，厲聲應曰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憑汝如何處置。」焦贊曰：「吾啖著多少好漢心肝，罕見汝一個乎？」即令手下吊起，親自下手開剝。正待舉刀，忽六郎頂上冒出一道黑氣，氣中現出白額虎來，咆哮掉尾。焦贊大驚曰：「原來此人乃神將也。」即使叫手下放寬弔索，親解其縛，納頭便拜曰：「小可不識神人，情願歸順。」六郎曰：「君若肯歸於我，不失官職，勝於為寇多矣。」乃取過空名官誥，付與焦贊。

焦贊大悅，令手下都來拜見，吩咐備設筵席相待。六郎正待飲時，忽洞外喊聲大振，金鼓不絕，人報入寨中。六郎出洞視之，乃岳勝、孟良一起。眾人見著六郎，乃各下馬相見，因說從騎回報，本官被賊人所捉，特來救取。六郎道知收伏焦贊之事。眾人皆悅，入洞中依次序而坐，盡歡暢飲。次日，六郎率眾人離芭蕉山，焚其巢洞，逕回本寨而來。後人以六郎連收三員勇將，有詩贊曰：

天下英雄角逐秋，一時豪傑總歸投。

三關兵馬中原盛，威震番庭志氣酬。

卻說楊六郎招伏三員大將，遣人申報朝廷，欲求定封，以安其下。真宗得奏，與群臣商議。寇準奏曰：「延昭既招伏群寇，陛下當允其請。」帝准奏，乃遣使責敕，加封延昭為鎮撫三關都指揮正使，岳勝、孟良、焦贊以下一八員並授指揮副使。詔旨既下，使臣領命，逕詣佳山寨傳宣。六使與眾人拜受命訖。款待朝使已回，遣人往勝山寨招取陳林、柴敢來到。自是壯勇並集，兵馬強盛，於關上扯起楊家金字旗號。從此番人畏服，邊患少息。

時值八月中秋佳節，六使在寨中與眾將賞月飲酒，怎見得中秋好景？有前人《念奴嬌》詞為證：

憑高眺遠，見長空萬里，雲無留跡。桂魄飛來光射處，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瓊樓，乘鸞來去，人在清涼國。江山如畫，望中煙樹歷歷。我醉拍手狂歌，舉杯邀月，對形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風露中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風，翩然歸去，何用騎鵬翼？水晶宮裡，一聲吹斷橫笛。

是夜，酒至半酣，六使於席上調岳勝等曰：「吾父子八人，自歸大宋以後，與北番世仇。我父令公，因瓜州之戰，喪身於胡原谷，當時暫埋骸骨於李陵碑下。每欲遣人取回，葬於先塋(塋(ying, 音盈)——墳墓。)少盡人子之道。奈無心腹之人，代我前去，心常快快，不知何日得伸此志也。」岳勝曰：「本官此意，誠乃大孝至情。爭奈番兵阻道，四下皆賊敵，難以亟取；須遲緩數年，則可計較。」六郎因潸然出涕，遂撤席而散。

時孟良因聽本官席上所言，自思曰：「我蒙三次不殺之恩，今日要人出力，所在無一人敢承其志者。不如乘今夜悄悄偷出營寨，密往胡原谷，取得骸骨而歸，少報本官之萬一。」孟良準備已定，不與眾人知道，逕望胡原谷而去。

次日天明，寨中不見了孟良，眾人報知六使。六使大驚曰：「昨日席上飲酒，今日卻緣何不見？」岳勝等曰：「孟良終是賊性。莫非逃奔他處，不與本官知道？」六使曰：「我觀孟良，其性雖粗，志如金石。既降於我，寧肯私奔他適乎？」眾人狐疑未

定，六使亦悶悶而已。